

过去那些事



灯草是一种草，有野生的，也有播种长出的草，长长的茎剥去皮留下一根细细的软茎，毛线针那么粗细。农民们打回这种草，加工成一包一包的出去卖，换一点小钱，买油盐酱醋。

／ 赵宗方 著 ／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过去那些事



灯草是一种草，有野生的，也有播种长出的草，长长的茎剥去皮留下一根细细的软茎，毛线针那农民们打回这种草，加工成一包一包的出去卖，换一点小钱，买油盐酱醋。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 赵宗方 著 ／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过去那些事/赵宗方著.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0. 11 (2011 年 7 月重印)

ISBN 978—7—5469—0750—5

I. ①过… II. ①赵… III. ①地区经济—经济发展—成就—墨玉县②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F127. 454②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0552 号

过去那些事

作 者 赵宗方

责任编辑 王洪燕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社 址 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邮 编 83000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05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3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0750—5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水之恋

赵宗方同志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毕业，他胸怀报国激情，志愿到祖国西部边疆和田地区墨玉县工作，辛勤耕耘，历经沧桑，至今近 50 年。有这样经历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仍生活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属不多。

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赵宗方同志满怀对墨玉县这片热土和各族人民的深情，撰写了《过去那些事》一书，其初衷如书中所写：让我们的后来者时刻不要忘记过去，不忘为伟大祖国的发展强大添砖加瓦。读过此书后会得到这样的启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建设现代化强国而不懈奋斗，这是我们每个人应担负起的光荣使命。

书中所写的过去那些事，反映了墨玉县解放 60 年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赵宗方同志长期在水利部门工作，他参与了一系列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全县经过多年的开荒造田、改良盐碱、节水防渗、防病改水、兴修水库、修建电站，农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业生产快速发展。墨玉人民那种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建设美好家园的宝贵精神将载入史册。赵宗方同志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全书内容真切，图文并茂，史料翔实，所记人和事读后令人感动，每篇文章之后均赋诗抒发作者情怀，很有特点。此书是一本回忆录，往事如书，它能启迪共和国的每一位建设者对奋斗岁月的缅怀和对经验及教训的总结。此书也不失为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范本，要牢记过去，更要面对未来。此书也是一部县级水利发展史料，对专业工作者有很好的参考价值。这

本凝聚着赵宗方同志心血的力作值得一读。

水利是Z农业的命脉，昆仑雪水浇灌大地，滋润心田。水是生命的源泉，饮水思源，富而思源。水之恋，热土之恋，人民之恋，将激励我们勇往直前。

祝墨玉县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愿赵宗方同志健康快乐。

姚永峰

2009年8月于乌鲁木齐

前 言

200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60年对我来说就是一生，60年对祖国来说仅仅是一瞬间。然而，就在这60年间，祖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发展成为今天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强国，社会安定团结，经济发展繁荣，人民安居乐业。

60年来，我们祖国取得了无数的辉煌成果，每一个中国人，都为祖国的突飞猛进和飞跃发展欢欣鼓舞。

我的一些维吾尔族同事、朋友，不论是来到我的家里，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相见，只要提到祖国的发展，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我的汉族同事、朋友，不论他的历史背景如何，也都异口同声地说：“现在的社会太好了！”

一个国家好不好只有两个标准：国家，是否日益强大；人民，是否能安居乐业。今天的祖国正具备这两个条件。

我为自己出生在这么一个大变革的时期，并能用一生参与这一大变革而感到无上的光荣。我只是13亿中国人中的一员，沧海一粟。我已年过古稀，正享受着社会主义祖国给我的幸福生活。生活在蜜一般的幸福生活中，我想到了过去那些事，觉得应该把它们记录下来，以见证我们祖国这60年之艰难，之不易。起码是用来见证我所在的墨玉县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很不容易，应该珍惜。

忘记历史就是背叛。我们中国人，不能忘记中国历史，特别是不能忘记1840年之后100多年的屈辱历史。我们墨玉人还不能忘记30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特别是60年以前的贫穷历史。所以，我要把过去那些事记录下来。

这也算是我古稀之年的一个愿望，让我们的后来者时刻不要忘记自己的过去，不忘自己所处地域的发展历史，为自己伟大祖国不断发展强大添砖加瓦！

让后来人比自己更幸福！

2009年7月1日于墨玉县

目 录

从三峡高山到昆仑山下	(1)
墨玉县路的变迁	(12)
涝坝水到自来水的巨变	(25)
油灯变电灯穷乡辟富路	(32)
搏龙记(寓言故事)	(42)
我们都用过些什么	(49)
墨玉人用肩膀扛出十一座水库	(60)
鱼,说说墨玉县的鱼	(71)
我们是怎样吃过来的	(75)
我们都住过什么样的屋	(85)
探索科学的灌溉制度	(92)
水渠防渗五十年	(97)
六十年,墨玉人民建设美丽家园	(105)
抗旱打井五十年	(112)
墨玉人民冲平沙包造良田	(116)
二十万亩盐碱地变良田	(123)
我们穿着的演变	(128)
结束语	(134)

从三峡高山到昆仑山下

1936年冬月初七，我出生在三峡中最险峻的巫峡崇山峻岭之中。13岁前，在三峡南岸的楠木园读小学。从这里爬上山后的大坡到我家有7.5公里路，大坡高达三四百米。

为了上学方便，包括叔父一房，共七八个孩子，由叔父领着我们，住在一栋木结构房屋里，楼上楼下有好几间房子，婶母给我们做饭。星期六下午，想上山看望奶奶和父母的孩子们就去爬山。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到奶奶房子里，向奶奶问好，玩上一天，星期日吃过晚饭就下山。

这7.5公里路，出门就是山路，羊肠小道，穿行在山林中。从学校向上爬，必须爬几个“之”字路，这是山中的老百姓，用数百年的时间走出来的。天长日久，经维修、整理、砌筑就成了这条路。

这山坡很陡，有六七十度的坡度吧，直线往上爬，是爬不上去的，爬几个“之”字路后就到山顶了。翻过山顶，向右前方走几里，上一些大坡，绕过一个很险的天井，家就不远了。天井，又称天坑，就是垂直溶洞。山上下来的溪水都流进天坑里，形成地下河道，最后可能汇入了长江。我们这些孩子，喜欢向天坑里丢石头，听那石头落井过程中碰撞洞壁发出的声音。

这条山路，是前辈人用石块砌成的，陡坎处砌成台阶，一步高，一步低，一步宽，一步窄。路的两边，是大大小小的各种树木和各种各样的灌木、花草。

我们山中出生的孩子，走这种路太容易了。特别是星期日的傍晚，7.5公里下山路，不是一步一步走下去的，而是几步台阶合成一步“飞”下去的，一点也不夸张。所以星期日下午，根本不着急，在家中多呆一会儿，多玩玩，吃过晚饭才向奶奶道了再见，再出发下山。

只有上山，才一步一步地走，那是“飞”不上去的。这样上山，就可以一边走，一边玩，看花、摘花，捉蝴蝶，捉蟋蟀，带回家养起来，兄弟之间就斗起蟋蟀来了。

看到林中的野果熟了，就钻进林中去摘食。见到蘑菇就摘回家，让母亲给我们做菜吃。

站在那个叫太平观的地方，可以俯瞰巫峡，我们喜欢站在这里俯瞰。我大哥在 1981 年曾写了一首诗。

忆太平观俯瞰巫峡

山门俯瞰长江水，
一线玉带峡中游。
点点帆樯未见动，
千丈峭壁高齐眉。

告诉您吧，这太平观位于楠木园后山的山腰上，北岸的峭壁也仅与我的眉部齐高。居高临下俯瞰巫峡，是那样的美，是那样的雄伟壮丽！

从家里出来后，下坡走到凉水井，一直到山口太平观，向长江北岸望去，可以遥望巫山十二峰。请看我大哥的另一首诗吧！

遥望巫山十二峰

家住巴山余脉东，
遥望巫山十二峰。
夕阳余晖照山峦，
神女隐匿群山中。

您看，落日余晖万丈，群山叠嶂，神女害羞的隐匿在群山中……多么美，多么壮丽的风光！

我大哥是学工程的，大脑中缺少诗细胞。可是，我大哥能写出这样的美诗，而且是在 1986 年，在苏州工作期间靠回忆写出来的美诗。可见，这美景已经牢牢地烙印在他的大脑里了。

1961 年，我大学毕业要到新疆工作，要离开美丽的故乡，也写了一首诗。

第一部分是赞美我的故乡，第二部分是要决心离开我的故乡到新疆去，去实现我的理想。现摘取第一部分。

再见吧，我亲爱的故乡
这是我亲爱的故乡，
她三面环山，
一面迎着东方的太阳。
山上，松柏常青、百花齐放，
金黄的柑橘，
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小小清溪，
轻轻流淌。
太阳升起来了，
大地苏醒了，
猎手背上猎枪，
猎犬跟在他的身旁，
向深山爬去，
消失在密林山冈。
牧童动听的笛声，
在山间回响。
玉米花散发出清香，
山歌在山谷回荡，
熟透的山果金黄。
啊！亲爱的故乡！
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直到白发苍苍，
最后，长眠在你的身旁。

1961年，我到新疆来了。2005年春，我已经69岁了，怀着对故乡的思念，和老伴一起返乡祭母。当时，正在建始县幺姐家玩，我提出这个想法后，幺姐非常高兴，她也很想去，无奈她的腿脚不方便，不能同行。可是，我热

心的么姐夫要伴我们同行，我和老伴很高兴，很感动。我们从建始县城出发了，中午来到巴东县城。

1950年上半年，我在巴东县城上过半年学，是六年级上学期。我住在一位亲戚家里，家在山坡上，出家门，走下数十步石块砌成的台阶才能来到正街，全县只有这一条正街，与长江水流的方向平行，比长江水面高出百多米，全是石砌台阶。这条正街的长度，我估计1公里多，我的学校在最上游方向那一头。街道宽度只有六七米，路面也是石板砌成。正街两边是两排商铺，都是木结构。靠长江一边的商铺，一半架设在木柱上，是悬空建成的。靠山那一边的商铺，是开挖出房基后建成的。

这就是巴东县城，我在这里读书时好像只看到过一两次汽车，我们还在街上追赶过汽车。只有一个商铺有电灯，好像叫什么贸易公司，其他商铺和住房里都没有电灯，我亲戚家也没有电灯。

从正街走下几百步石台阶就到长江边，这里可以停靠大木船。从四川下来的木船，要在这个小码头上靠岸，在靠近岸边后，很多船工就光着身子跳入急流中，手中拉一根竹皮纤绳，快速从江水中跑上岸，又快速看准岸上的一块大石头，几个船工就把纤绳围绕大石块转两圈固定。木船就被拉住了，不会被江水冲跑。同时，船上的船工就放下一个大铁锚，沉入河中，大船就稳住了。

我们经常在江边玩耍，这里有鱼，有人钓鱼，有人用网打鱼。在一条小木船前头安装一个渔网，四角被集中拉到杠杆端部。渔夫把网慢慢放入水中，等一会儿又慢慢拉出水面，看一看网中有没有鱼，没有鱼就又放入江水中。这样反复进行，总可以抓到鱼，有时还有大鱼。

2005年，我重返新迁的巴东县城，原来的正街和码头都已在三峡水库水面以下100多米了。今日的巴东县城，不只一条正街，而是有很多条大街，现代化的大街，高楼大厦，灯火辉煌。水泥路面，各种汽车一辆接一辆在大街上奔驰。码头上停靠着各种机动船。

长江北岸也是大街，南岸和北岸由一座大桥连接起来，我们在桥上走了一趟，令人兴奋感叹！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后，我也在桥上走了一趟，那是长江第一桥呀！据说，到2008年长江大桥加隧道已快100处了！

我们到轮船码头买了船票，是一条旅游船。上船后，在巫峡中逆水而上，那么平稳。两个多小时后来到了楠木园，就是我60多年前上小学的那个楠木

园。现在的楠木园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楠木园了，那个楠木园已经在这条游船以下很深很深的地方了。这里已经是三峡水库了。但是，在我的记忆里，长江是很窄的，两岸的人可以喊话交谈。而现在，虽不能隔岸喊话，还是那么窄，不过，水的流速很慢，不见一丝波浪。60多年前的巫峡，水流湍急，水流的轰鸣声震耳欲聋。

有一年发洪水，我在江边玩耍，看到冲下来的洪水中漂浮着许多木板、树枝还有一个落水的人，他抓住一块木板，在急流中一沉一浮，高声呼叫：“救命啦……救命啦……”

我们岸上的人，只能看着他无望地一直喊下去。喊着，喊着……向下游漂去，谁也不知道怎样去救他，也不知道他最后是否能得救，阿弥陀佛。

我们在楠木园下了船，跳上岸。岸上有两辆八座小面包车，是出租车。

这江岸就是起点站，终点站是几座大山后面的恩施市。我的家正好在这路的中部路边上，下了车就可进门。好几年前就听说过，在20世纪的70年代，我们家门口修了拖拉机道，但不知道这条路的起点和终点以及经过什么地方。今天，来到了这条拖拉机道，还能坐上面包车，在这条通到我家门口的拖拉机道上走一趟。拖拉机道，就是供拖拉机行走的道路，在没有公路的情况下，汽车也会走拖拉机道。拖拉机对道路的要求不高，有些路面汽车是很难行走的，甚至不能走。这条拖拉机道宽约4米，碎石路面，坡度变化多，大弯小弯多。这辆面包出租车满员，8人挤上了10人。

车开始向上爬行，走成“之”字形，每一“笔”就是好几公里。一共转了9个180度大弯，来到山顶上，再向右手方向翻过山顶，很快就来到我的家门口了。

当走了8个弯之后，驾驶员停下车，手指左边山坡上那间房屋说：“这就是你堂兄的屋，从这里爬上去，几分钟就到了。”

我抬头向左面山坡上一看，是呀！那屋就在山坡上，不到100米吧！按驾驶员的说法我们下车了，提上几个小包，开始在山坡上爬行。这山坡有70度吧，坡上都是树和草，我们可以站立起来，并不完全用手去爬，但有些地方必须手脚并用。

驾驶员说得太轻松了，我觉得上了他的当。爬了近一半的时候，已满头大汗，头在旋转，心在加快跳动，眼睛发黑……我立即躺在草地上，头靠在一棵小树根部，以免滚下坡去。我从衣袋里摸出速效救心丸，取出两粒，放

人舌下。抬起头，看到了山坡上的老伴和姐夫，喊他们下来。

很快，来了一位中年妇女，我说口渴，请你给我找点水来。中年妇女转身走了，很快又回来了，手中提了一个热水瓶，一只小瓷碗，碗中还放了白砂糖。她给我一碗水，我很快喝下了肚，躺下休息。十几分钟之后，大脑清醒，体力也缓过来了。

我们又开始向山坡上爬，将随手带的小包交给了那中年妇女，空手爬行。老伴和姐夫也在身边，一起向山上那屋爬去。

眼看那屋很近了，只有三四十米了吧！老伴站住了，不走了，双手按住头，我看她脸色不对，和我的症状一样。我立即扶她就地躺在山坡草地上，向她口中送进两粒速效救心丸，让她静静躺在地上。十几分钟后，她也缓过来了，又喝一碗糖水，休息了一会儿就恢复过来了。重新爬山坡，爬完了最后一小段山坡，来到了我堂兄的屋外。堂兄拄着双拐，从屋中出来，他患了股骨头坏死症。这才发现，那中年妇女是堂兄的儿媳妇，名叫向英。

天色已黑下来，侄儿媳妇给我们做饭。我和 50 年未见的堂兄倾诉别后的牵挂和思念，说到伤心处，兄弟俩泪流满面……

我们把伤心事搁一边，还说今天的路，这 7.5 公里山路，我不敢走第二回，打算回去时走恩施的那条路。今天这一路，我不敢向长江那一边的窗外看，车爬得越高，越不敢看，只能把头扭向大山这一边的车窗，看窗外的花草树木，就在一两米远的窗外，有时树枝还会擦着窗玻璃而过。

堂兄说，到恩施去的路更不好走，更危险。我相信堂兄说的话，因为他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下山到楠木园，上山到恩施。不是恩施比这里高多少，而是翻越的大山多而且更险。我在这里住了两个晚上，探望了儿时的朋友，找到了母亲的土坟，磕了头烧了纸，还代二姐还清了债。

二姐 1950 年春到武汉去谋生，没有路费，父亲向对门谭少风借了 3 个银元才到了武汉，这事我当时就知道，也估计到父亲没还清这个债就去世了。所以，我这次来一定要还清这个债，感谢恩人。

对门那家人，谭少风已不在人世，后代还在，不过当天不在家，到外地去了。而且堂兄告诉我，他已经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还清了那笔钱。我感谢堂兄，给堂兄留下一点钱，还请堂兄代我感谢对门谭家人。

第三天，走原路下山回楠木园。上车前我就给自己壮胆，安慰自己不

会有问题，小驾驶员心灵手巧，已经多年了，每天上下好几趟，路况非常熟悉，应该相信他。有了信心，也就有了勇气，好几次，我从车窗看三峡，这是在船上无法看到的美景。车到山顶后，我曾下车去三伯父的坟上扫墓，三伯父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细细的长江，在山下几百米深的地方弯弯曲曲，江面上，有许多轮船，星星点点，是停着还是在航行，定睛细看，才能判断明白。

这 7.5 公里山路，拖拉机道很重要，人们可以出去打工，把钱挣回来，把新思维、新技术带进山里，把山里的土特产送出山，换来人们需要的生产、生活物资。

这条路虽然很窄，级别很低，行走的汽车很少，拖拉机很少，载重只有几吨，但仍然很重要。60 多年前，不，30 多年前，在建成这条路之前，运进、运出山区的物资完全靠人背人抬，工具就是竹背篓。山里的大肥猪也靠人们背出去，不是像背人那样背猪，而是要先将猪捆在一块大木板上，四肢不能动弹，再放在背篓上，让猪睡在上面背下山去。

山区最大的困难就是交通不便，学生上学不方便，生病就医不方便。困难很多，但山区的人们仍然非常热爱自己的山区。我大姐就住在这大山里，我去看望她时，她说山区好，山区空气最好，上山下山走路锻炼身体。堂兄夫妇也说山区好，但我还是认为，在山区生活太困难了，要好好发展，改善山区的生活环境。

这是我 1949 年以前经常走的路，也是我 1950 年走出高山，进入城市深造，奔向新疆的路。

1950 年 9 月，已于早春到武昌参加工作的二姐往家里寄 40 万元钱（折合现在人民币 40 元），要把我和四姐接到武昌去读书。正在巴东县城的大姐，托人联系到一位船老板，他有一条跑生意的木船。在二哥的帮助下，买了少量日用品，上了船，在三峡中向下游航行。在峡谷中，长江水流很急，特别是一处最危险的水段，人们叫做青滩。木船要通过这一关，船上的人都需要在青滩的上游离开船，在岸上步行。船上只留下几位经验丰富、年轻力壮的船工，在急滩中与翻滚的江水搏斗。船一会儿被举上浪尖，一会儿又沉到浪槽内，江水灌满船舱。

船工们非常勇敢，过了青滩，在下游找一个水面比较平稳的岸边停靠下来，人们又重新上船，继续向下游航行。

这里引用我大哥当年过青滩的小诗。

忆过青滩

小舟游客下青滩，
犹似万马战声撼。
旅伴岸边耳语里，
艄公挥臂报平安。

青滩的江水流得急，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上岸步行的人们相互之间说话时要用手掩住口，凑近对方的耳朵大声喊，对方才能听到。木船过了滩，掌舵的老船工——艄公就高兴地向岸上步行的人挥手报平安，请他们上船，继续向下游航行。

这时，我又想到了另外一种景象，一条木船要过青滩，从下游向上游过青滩。木船离岸很近，船上有两个人，一前一后站在船上，他俩手握很长的竹竿，撑在船外的江水河底上，使劲撑船向上游方向前行。船的前部，有一根很长的竹皮纤绳，被岸上的一队人拉着，整个身体向前倾斜，左手已落到江岸上，右手抓着纤绳，纤绳背在右肩上，两脚使劲向后蹬地，口中高唱着优美的纤夫号子，非常有节奏，非常好听。在船上船下多人的努力下，木船顶着急流，缓慢地向上游移动，船上装着货物。拉运人的船就要人下来，拉空船过青滩。

青滩两岸的河边上有许多岩石，都是很大的块石。我看到，在这些岸边的大岩石上，有许多竹纤绳长期拉磨出来的半圆形凹状痕迹，非常光滑，可以放进一个大鸡蛋。

很长的纤绳在槽中滑行，把江中的木船拉到接近这个岩石后，前面的纤夫们，又将纤绳放进前面另一块岩石半圆形槽中继续向前拉。把纤绳放入槽中，可以保证纤绳的稳定性，江中滩上的木船才不会被急流冲得乱串摇摆，纤夫就比较省力一点，木船上行的效果会好一些。这就是1949年前的三峡水上交通方式。

如果是轮船，虽用不着纤夫，但也很费劲，枯水季节就无法航行。我记得有个地方还需要用绞车和钢绳把轮船往上游绞过去。

三峡的岸边还有直立的石壁，数十米或两三百米高，为了航行，人们就

在直立的岸墙上开出一条槽，矩形方框，一人多高，纤夫或背夫、行人都在这路上行走。60多年前，我们就是这样走过三峡的。走出三峡后，经宜昌、沙市到了湖南岳阳。船老板说，船不走了，从这里买火车票，坐火车到武昌去。我和四姐下了船，船老板带我们去吃了饭，步行到岳阳火车站去坐火车。我和四姐是第一次从山里出来，这外面的事情一点也不知道，都听船老板的指挥。

上了火车，火车长鸣一声慢慢地开动了，只觉得火车“叮咚”响两声，身体前后晃了两下，开始有节奏地响着，速度越来越快。后来才知道，这是火车轮与铁轨接头处的缝隙碰撞的声响。

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已经很晚了，火车到了武昌火车站。我，一个山里娃娃，进城了。

我和四姐下了火车，出车站，这时天色已晚，我说怎么办呢？住旅馆明天去找二姐吗？四姐说不行。四姐叫来一辆人力车，我们俩人挤上去。车夫按我们说的地址，双手各抓一个车把，放开双腿跑起来，是那么有节奏。不知道走的什么路，转了好几个弯，来到了二姐教书的学校。

武昌沿街沥青马路上有一排排的路灯，每个电杆上都有一个电灯，路边有一些小商店，屋里还闪着一些灯光。街道上行人很少，也没见到汽车，其实天黑下来时间并不长。

二姐和另外一位女老师同住一个房间，两张床，她俩都20多岁，都没有结婚。睡觉时二姐叫我睡床里边，她和四姐睡外边。我在这里开始了城市生活，开始了在武汉的11年求学生活，并从这里出发到新疆工作。

2005年春，我和老伴重游故乡，先重游了长江三峡，我们是从成都出发的。在重庆上的轮船，是一条旅游船，沿江而下，还看了小三峡。船出巫山县后，就是著名的长江三峡中最险峻最优美的巫峡。我的学校在巫峡南岸的楠木园，新的楠木园已经搬到高坡上重建，多数是最近10年建设的。

在夜色中，我抬头寻找右岸山顶上的那座庙，但庙已不存在了，别人说已拆掉了，庙里的大吊钟也搬走了。

很快，巴东县城出现在前面的大山上，一大山坡的现代化建筑，都是高层楼房，灯光闪烁，明亮的路灯，照得天空一行行的亮光。我立即取出照相机，拍了几张，但效果不是很好。

出现了一座大桥，从南岸穿过长江到达北岸，很清楚，是一座斜拉桥，